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螢窗異草 卷三

魂靈 京都有老儒，失其名，僂偻猥瑣，侏儒可笑。且自耳目口鼻，以至四肢百體，無一不似有如無，人因以魂靈目之。居某巷，以授徒餬口。丙戌夏秋，都中大雨，其室為淫霖所壞，無所依棲。左近有凶宅，無人敢居，曾懸鍾馗像於壁，究莫能驅，以故曠之甚久。因造請焉，欲假數椽為懸榻計。主人故識之，乃笑曰：「先生休矣！以君狀貌，雖似與鬼為鄰，然亦宜避而遠之，何更趨而近之乎？」弗聽，益固請，因許之，遂移居於其內。夜將半，果聞鬼聲啾啾，毛髮盡豎，惟勉誦苦咒不輟。無何，有二人排闥入。睨之，黃瘦臃腫，不可以目。乃甫入戶，即返身退卻，駭曰：「咄咄怪事！」若有所辟易者。驚怖少定，更聞其語曰：「此真僂僂國痲丈人，吾曹不可以復遲。」又似一人揶揄之曰：「汝不畏魁梧丈人撫劍疾視，而畏此瑣瑣者，是真吳牛喘月矣。雖然，吾亦膽碎，勢難復留。」遂長嘯而俱去。初以為佛經之力，既而知其為已，不禁引被而竊笑。竟夜安眠，聲響寂然。明日出以告人，罕有信者。而居之旬餘，絕無他異，乃奇之。主人欲留為久計，童蒙皆畏惹不來。爰繪其像，撒鍾馗而懸之，後有居人，無不安堵。厥像至今猶在壁，山東徐明府蓋曾見之。

外史氏曰：人而以之鎮鬼，非極英毅者不能。此獨以僂偻侏儒，使數年盤踞者走而且僵，直可舉天下株判投畀炎火矣。韓子雲：「兼收並蓄，待無用遺。」安在僂僂國吟偻丈人，不足以收牛溲馬勃之效乎？一笑。

妒禍

家有老嫗，其先都中某家婢也。每言在京服役時，以其點頗蒙主婦寵。主翁家巨富而世職，惟以無子為憂。納一妾，既懷妊矣，主翁適以差出。瀕行，顧妾謂妻曰：「此假腹之事，宜善視之。」乃主婦奇妒者也，偽應曰：「諾！」夫行，即自計曰：「此隔腹之事，吾安用之？」於是百計墮胎，幸不下。迨妾將坐蓐，密囑此嫗，無論男女輒棄之。嫗素以迎合為事，及產，果乘間攘去。視之，男也，即交閩者某，使棄之於外。某初亦不平，而無如之何，適值運煤者空車驅過，委置其中。御者揚鞭去，竟不及知。主婦既得嫗報，反誣妾房婢嫗不加防護，致失吾兒，哭而置之。然亦不甚究詰，轉瞬而罷。反以妾為不利，甫及彌月，遣嫁出門。比及主翁旋歸，則兩望俱絕，忿極頓路，遂以痰疾暴卒。主婦初猶不恤，泊喪事畢，別支承蔭，嗣子又橫暴，不善遇之，恒曰：「假腹之事嫗不為，而責我隔腹之子耶？」親族皆惡其妒，又並凌之。主婦乃大悟，密囑前僕，使覓棄兒，竟無由可得。時已六旬餘，兀坐一室，自首低垂，悔而愧，愧而哭。未幾，抱恨而歿。旋聞是兒為西山素封所得，蓋即煤窰主人，亦患乏嗣者。初傭人售煤而返，見車中棄兒，睡而且詈。既而熟思得策，馳歸獻之主人，主人大悅，厚賚之，以兒為子。及長，聰穎，遂以游洋。棄兒之僕既老，始遇煤戶，訪得之，然已無及矣。惟嫗在吾家，年逾七十，以老疾裸而後死，兩股糜爛，如被重杖，殆亦奴絕主祀之報歟？

外史氏曰：自古妒之為禍，原不止於有此，而讀此能不寒心，欲寢妒婦之皮而食其肉耶？雖然，如若人不啻億萬。苟無杵臼之義，必致若敖之餒，奈之何哉？夫綱不振而責效於銀鹿樵青，恐亦過苛之論，不足以深服其心。

李念三

詩言：「商人重利輕別離」，大抵晉人為然。其生也，發猶未燥即從人商販於外，輒數年不歸。其父母亦不俟子之返，即為之納婦於家，名之曰「娶空房」。習俗不改，未知昉於何人。孟縣一民家，亦沿而為之。婦年二九，美姿容，性且倜儻。於歸以後，徑以中饋為己任，親順翁姑，諧和裡黨，絕不兒女態。第翁以書去，初猶望子遄歸，既而鱗往鴻來，則言肆主將畀以重資，使主會計，得利十分之三，因貪此不忍遽舍，故不能旋歸，期亦未定何年。婦竊聞之，心志頗灰，然在鄉人，則不以為異也。裡中有李念三者，不知所自來，蹤跡詭異。傭於人，未嘗力作，而成功反居人先。且飲食衣服，未見其經營，無少缺乏。然其貌甚粗鄙，城中女羞與為婚，以故求贅於鄉，然亦無應之者。乃某家之婦，未嫁而既怨標梅，至此又心傷楊柳，床頭枕上，太息時時。翁姑因子弗歸，遂不忍過責，早眠遲起，舉不復詰，婦亦習以為常。一夕挑燈獨績，夜已將半，忽聞人語曰：「寢乎？」其音甚低。顧之，戶竟洞開，有人悄然入。婦大駭，先疑為盜，無何，立於榻前，則故布衣草履，狀貌可憎，即所謂李念三者。婦故熟識其人，瞿然立起，遽詰曰：「汝來奚為？」答曰：「來就寢。」婦亦大怖，幾出聲，強叱之曰：「此中無汝寢地，可亟歸。」念三笑曰：「歸固無難，但惜娘子玉貌，久虛花燭，徒擔新婦之名，未識稿砧之面。愁雲怨雨，渺渺無期，鶯老花殘，行將指日，殊令人為之長歎耳！」婦聞其言，適中隱衷，不覺潸然泣下。遂復坐，亦不揮斥令出。念三又言曰：「僕本陋貌，不堪陪侍房帷，然得識春風於荊棘之畔，猶勝抱枯蕊於空谷之中。娘子倘留意，僕願竭盡其材，當亦無殊於兩美之合也。」語次，竟逼近其身。乃婦終羞澀，情雖動而意尚游移，且係處子，無敢承迎，惟拈帶微頰而已。念三知其易與，直前持，婦覺肢體頓軟，遂任其緩帶鬆裳，相與登榻。既合，念三之身如礪石，磷磷然著肌欲破。婦殊不解，乃推之使起曰：「去，去！予寧無夫，不敢與妝為好矣！」念三笑曰：「客既登堂，忍不醉飽而去？」強之竣事，婦益不支，嬌啼欲號。念三微哂曰：「他山之石猶可攻玉，汝真不可磨礱者，然亦太璞不完矣。」乃抽身而起，攬衣一振，渺矣無蹤。蓋不獨出不由戶，亦無足音，婦更大懼。幸未甚至狼狽。晨起井臼如常，亦不敢泄，而心則惴惴焉，恐其復來。向晦閒立門閭，見念三匆匆經過，絕不顧瞻，遂竊喜其忘情，自以為無患。至夜將寢，有一人排闥直入，又不勝張皇。視之，則非念三，又易一人，年僅十五六，容甚秀美，被服風華。婦當驚弓之後，草木皆兵，不欲再經風雨，惟語曰：「若何人昏夜過此，寧無瓜李之嫌？請即旋返。」其人笑曰：「名花吐豔，通國皆知，卿猶為此飾說。豈李念三未嘗同榻耶？」婦默然，其人又曰：「若既嚙膽，宜乎不忘其苦也。雖然，予非莽男兒，令人號泣求免者，幸無推拒。」言訖，引身與婦並，溫柔軟款，偎倚多情。婦之欲心已動，然以創深痛鉅，究不敢輕許。其人溫存至再，始與之解衣為歡，其柔膩溫婉，迥殊念三。惟藍橋玉杵，尚仍前矛，而在情蕩之餘，亦遂不甚艱楚。既喜其貌，兼樂其情，至此婦亦幾無以自主矣！歡娛達旦，其人辭去。甫下榻，粲然而笑，謂婦曰：「子姑視我孰與念三美？」時婦已倦甚，強應曰：「念三何能及君也？」迨凝睇一觀，則依然念三立於前。其婦益駭，然念三早穿窗而出，猶聞其聲曰：「癡妮子枉揀精肥，彼烏知既已玉碎不能瓦全耶？」婦猶不疑，而神思昏昏伏枕眠，遂閉門高臥，直至日中方起。及啟戶，其姑見之大驚曰：「新婦何所苦，而形神頓失？得無二豎為災乎？」婦始心疑，已而覺私處暴痛，墳起如爐，其熱炙手。然猶不敢告人，臃腫以行，困益甚。且流毒泛溢，其出如漿，遂病不能起。翁姑懼，始告厥父母，咸來問視。婦終恥於言，僅私告其父母曰：「誤兒至此，誠不敢怨。然兒已不貞，歿後請勿葬於某氏之塋。」母唯唯而不解其故，明日遂卒。比及殮屍於棺，則腹穿膚裂，黃水汪洋，益莫得其病由。乃自婦死後，念三之毒始肆，凡遇巾幗者流聞行隴畔，即以重賄誘與之私。不從，輒強致之。遭之者，恒病即死，與婦之狀略同，人始悟彼婦之疾。以此因戒其室家，不令出。如是旬餘，念三忽不見。後值迅雷，有樵者歸告其裡人，言某山震死一鱗，已生角，角端有赤字曰「李念三」。好事者爭從往視之，信然。而娶空房者，則猶不一而足也。

外史氏曰：此事非常，固屬娶空房者所不及料。顧吾謂，婚嫁大倫，與其娶而候歸之日，何如歸而後娶？紅顏薄命，遭逢晉人，即無鱗之毒，亦不免於婦之歎矣。況夫娶已有日，歸尚無時，耽蠅頭之微利，誤鸞樹之佳期。丈夫志在四方，竟至此乎？篇首曰「商人重利輕別離」，良有慨乎言之也。

訾氏

大兵初定新疆，市廛尚覺寥落。泊乎歲久，商賈雲集，有號義聚者，典肆之所肇始也。肆中傭人，失其名，年僅二十許，傭於肆主有日矣。戊子秋杪，因腹急出肆大解。時當初創，城郭而外無居民，荒榛斷梗之旁，隨在皆可。某方踞地而遺，俄聞叢莽中有笑聲。視之，則一美婦人，裳紅而衣綠，亦躑躅與之相對。且嗤曰：「予在此，渠何旁若無人？」某愕然，謂為民家婦，不及竣事

而起。行後卻顧，見婦亦冉冉徑穿荒草而去，心始安。數日又往，婦仍先在，與某相視而笑，絕無羞縮之態。某揣其可挑，先投以言，欣然容納，遂就城隅僻處野合而散。某歸肆，至夕獨臥一室，夜半，婦忽自至，悄然無聲。某已為所蠱，遂不審厥由來，共歡好，倍極綢繆。詢其姓，曰「訾氏」。叩其居址，堅不肯言，惟曰：「君得與婦相伴，亦足矣，何問其他？」及曉，披衣先起，匆匆自去，肆中亦無人知。自是無虛夕，來輒歡會，旬日後，典中諸人視某容漸枯槁，飲食亦銳減於前，頗疑之，而不意其有是也。已而遂病怔忡，少記善忘。某素司簿籍，凡典物之出入，纖悉必登。至是紛如亂絲，又多所遺漏。肆主始疑訝，將遣之行。某哀懇再四，姑留以觀其後。乃未二日，故態復萌，遂決意去之。某有兄亦傭於他肆，聞之亟來乞留，言次輒泣下。肆主哀之，遂不復遣，置酒與其兄共飲。眾因詰某以致病之由，初猶隱諱，及兄呵責至再，乃吐其情。眾聞之駭然，以為鬼也。但查戶民，從無訾姓，益更恇怛不定。至夜，乃留其兄伴弟，婦竟不來。及兄以事歸，婦又夜至，相見倍加款曲，某不能拒，仍納之。晨起，眾見某神色有異，知又為鬼迷，遂共謀徙其臥具於神廚之下。所祀者，關聖帝也，婦之跡果渺然。次夕，主人慮肆後空寂，議令他人宿其中。至夜，釜鬻雷鳴，門窗風吼，竟夕不能寐。又更以一人懷刃而臥，聞聲即起而捉之，都無所見。臥則笑聲吃吃，兼擊麵杖，作擲揄狀，又復不勝其擾。眾中有黠者，謀使某仍臥故處，婦若至，以嗽為號，眾往逐之，必得其蹤跡。某不得已，從其言，眾皆不寐，靜以俟之。至夜，聞某大嗽，乃明炬持械，喧噪而往。及戶外，猶聞調笑聲，破扉徑入，則唯某偃息在床，室中更無一人，益驚異之。眾退，而婦返舍，慍謂曰：「予雖犯多露至此，然亦婦人也，何來妄男子，使人心膽俱落矣。」因刺刺怨恨不休。某撫慰之，乃解衣同夢，侵晨始去。某亦不再隱，詰朝悉以告眾。眾曰：「我輩太匆忙，反誤乃事。今夜須俟其就寢，子始嗽，且力揪其衣，予等往捕之。渠白身將不能遁，怪可以獲。」某又如其教。宵深，婦來，某與之款洽倍逾嗜昔。迨其寢定，乃大嗽，且攬其裾於褥下，而纏身以壓之，儀若熟寐者。及眾哄然前往，聞室中作惶急聲曰：「暴客又來，亟以衣予我，奈何鼾睡如死耶？」眾聞而益噪，婦聲益急。良久，嗤然如裂帛，則已絕裾而逸矣。眾人視某，猶力揪其衣。驗之，得紅裳半幅於衾側，蓋以楮為之也，某因咋舌不能收。明日，傳示於人，多有見之者。其兄又浼人為文，投首於城隍司，怪遂絕，某亦尋愈。

假鬼

餘師馮佩琛先生，數從南來。道經某地，失其名，至輒迂道而過之，亦未暇詰其故。己亥仲春，自粵東羅定回轍，將赴京，復由其處，御夫則揚鞭徑過，不再趨避。先生因微叩之，笑曰：「舊傳斯地有女鬼，頗能為祟，故避之。比年嫁去矣，經行固無害。」先生益怪而詢之，御指路側一古塚答：「鬼居此中，衣色緋，被發吐舌，面顏無血色。每遇行旅一二人，輒出現，人恒棄其輜重而奔。如是者數年，殊不知其何怪。客歲有某者，未稔裡居，中歲無妻孥，因赴淮北訪所親，少潤囊橐而返。踽踽焉獨行道中，頓忘是地有此異，比至，始憶之，遂股栗不能前。既而僥倖其不遇，疾馳弗顧，蓋乘鬼不及知也。俄聞塚中有聲，啾啾長嘯，心益惴惴然。視之，一鬼自墓間，狀如人所傳，乃大怖，欲竄。鬼行如風雨，嗚嗚然相逼而來。其人即欲棄所荷，脫然而走，轉念奔波千里，甫得此蠅頭，一旦擲之，殊為扼腕。且鬼不過崇吾身，豈利吾有？因逡巡不能捨。鬼且咫尺，吼嘯倍急，更嗚咽作啼，致其人毛髮豎，而終莫割所愛，踉蹌思遁。鬼亦僅迫之，無敢前。其人急，計頓生，思以老拳嘗之，寧為鬼死，不甘財亡。爰出鬼之不意，直前搏之。隨手而僕，一若荏弱不勝者。益得志，揚臂奮擊，鬼早嬌啼乞命矣。其人訝甚，諦觀焉，紅箋數寸，飄揚綠紗，鬼狀如故，鬼舌早已弗存。其人不禁大駭，停腕詰之，則泣告曰：『某家距此裡許，身實女也。徒以老母在堂，終鮮兄弟，無已，願而為此，以備甘旨之需。今已小康，但此身子然未偶，曾默祀曰：有能識吾跡者，吾即夫之，不再作此醜態。幸與君遭，其命也夫。』其人聞言驚喜。意猶未信，遽捋其襟而驗之，雞頭半垂，宛然閨質，益大悅，釋之令起。女頰然整衣，導以同往。須臾，抵其家，茅屋低矮，籬落灑然，隱有殷實之象。初入，見一嫗龍鍾殘疾，女告之故，輒然曰：『固阻兒勿再出，今竟何如耶？雖然，郎君之膽，亦較升斗為巨矣。』因謂其人曰：『老婦孤孀已久，借此女得以存活。向因無以養生，適古塚陷一巨穴，渠遂作此狡獪，今且十稔。待緣未嫁，君若琴瑟尚虛，盍贅此為吾婿，小妮子亦無顏業此矣。』其人敬諾，是夕即結為伉儷。女家頗裕，某亦心安。旬餘，遂移去，不知所往。」御言次猶遙識其處，廬舍儼然。先生至都，每舉以告人，靡不驚異。

外史氏曰：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，人自倉惶，鬼何能為祟哉？而世之狡者，又故借幽冥劣相以嚇嗤嗤之氓，吾不知真鬼聞之，其亦擲揄否耶？猶憶京師某巷，有鬼夜深輒出，宵行者遭之，每遺棄衣物，與此事頗相類。巷中邏卒王某，醉中見之。其首如栲栳，紙條飛鳴，週身皆白毫，約寸許。朱其目，赤其口，形狀可怖。王已沉酣，莫懼，反謾罵曰：「若鬼耶應避人，汝反逐人耶？」鬼聞之折身卻走，如辟易。王察其有異，疾趨而前，猝之以力，鬼亦僕。主審知為人，剝其面，褫其革，徑抱以歸。燈下視之，則羊裘一襲，亂毛如蠅，面具乃以汲水器為之，涂以殊墨敗楮，亂黏而已。明日傳視，見者俱大笑。王至今猶衣其裘，但未稔其人雌雄。

銀針

故明天啟中，桐城孫大廉，以孝廉舉於鄉。將赴南宮，因疾不果。及榜下聞某某皆成進士，心益不平，蓋其素所輕者。於是厥疾益增，太孺人甚憂之。醫曰：「舊恙已平，此新者乃情鬱所致。必得勝游，開拓其心胸，病或不藥而愈。」生言之於母，深然其論，乃為之買舟束裝，使游二水三山之勝。生辭母啟行，從以一僕一僮，以備負書擔囊之用。及登舟，有一叟堅求附載，視之，年約六旬，狀頗矍鑠。生以其老也，憐而許之。叟入艙，與生為禮，自言胡姓，號悅庵，北直人，將往金陵售其術，故願附驥。生叩其所業，笑而不答。徐曰：「此非儒者所樂聞也。」生意為房中秘戲耳，遂不復詢，舟乃發。翌午，生以病臥，聞蓬窗下有歡笑聲，諦聽之，則其僮僕似捧腹不勝者。心異而潛跡之，見叟踞矮幾，袒露背，以筆繪人形於上，即能自起，宛一裸體之軀，且有聲如小鳥，嚶嚶然歌唱，僮僕驚喜，故歡聲達內。生知其異人，不相驚，屏息自退。詰朝，治具延之，欲求其術。叟早知其意，謂生曰：「君飛黃有日，不宜效江湖餽餽者流。雖然，共濟之德，老夫不能無報。約以五日別時，舉以相贈，今尚不暇。」生乃不再請，歡飲而散。及期，將抵南京，叟乘夜入見曰：「來朝別矣！前所云者，老夫不敢食言，敬來拜納。」生致謝，詰以所在，答曰：「在予腹中。」生笑曰：「叟誑我。披肝瀝膽，胥假設之詞耳，豈腹中之物，果堪持以與人哉？」叟笑而弗辯，惟自解其衣，露腹向生曰：「君試呼之，此中當有應者。」生益笑而不信，堅不肯呼。叟乃自拊其腹，呼曰：「銀針兒，速出見客，何作三家村兒女子態耶？」生更笑不能仰。俄聞腹中作嬌嫩聲曰：「予故厭見生人，何相逼至此？」其音細如簫管，婉而且清。生大駭，輟笑俟之。叟又呼曰：「予業以汝字孫君，非羈生者可比，妮子慎勿懼羞。」內不應。叟又促之，乃曰：「如此聒絮，足徵阿翁老悖矣。幸啟半扉，予出。」生是時形如木雞，注目呆視。見叟以掌擊其腹，忽裂寸許，並無微血，益大驚。倏然異香習習，聲震如裂帛，生亟顧瞻，則一麗人縞衣紅裳，掠髮微頰，立於燭下，而叟之跡渺然。生不覺大怖，詫為妖異。視其容色，又豔絕，不忍遽舍，乃正色叱之曰：「汝誠何怪，敢以詭異惑人！予故宋廣平不為色動者，盍速退。不然，吾刃將斬矣。」女無懼容，斂袂致詞曰：「妾實狐仙。父奉先遣，將往長陵，為高皇守墓，慮妾無依，攜以隨行。昨至江乾，為水神所囑，慕妾之色，強委禽焉。父以其蛙黽同階，雅不欲，故匿妾於腹。借君福蔭以渡此津，今且至。仰君清德，使奉箕帚，兼酬卵翼之恩，非敢為禍，幸勿疑。」生察其意不惡，心微納之。惟曰：「予構痼疾，急未能痊，何心復作他想？」女微笑曰：「此易辦耳！君姑高枕臥，請為君先驅二豎子，以驗妾非禍人者。」生大喜，詰曰：「卿亦知醫耶？倘能法此沉頓，予固不惜為情死。」女不言，生甫臥，欵已不見。惟覺有氣如火，入自臍中，上達肝鬲，下行臟腑。須臾，汗出如蒸，神思頓爽，因而厥疾盡瘳。重負既釋，胸然熟寐，竟罔知女之所在。旦起，舟已泊岸，僮入白：「叟已辭去，遺書一緘。」生啟視，則囑生善視其女者。生不得女，亦未敢深信。捨舟就輿，入城寓於其友家，談宴之間，絕無病態。知其疾者，咸稱慶，生亦私心竊喜。語至漏下，始歸寢室。生冀女復，乃令僮僕別宿。及寢，竟杳其蹤，怏怏就枕。方轉輾間，聞耳畔小語曰：「妾來相伴矣。君真鐵石腸，不一動耶？」口脂之香，近在咫尺。撫之，則膩然之玉，已在衾中，生遂不能自持，歡然相狎。晨起謀所以匿之，女固言勿庸，果泯其跡，將寢始自來。生遊覽已遍，歸思頓萌。適懷帝踐阼，詔舉賓興，遂旋返。女送至江畔，垂涕曰：「父在斯，不克隨郎同去矣！」生亦戀戀，強之弗從，竟分袂。明年，生下

第，再詣秣陵，冀遇之，以續舊好，茫無消耗。

外史氏曰：詩云：「出入腹我」，非謂妊娠之先，蓋言鞠育之意耳。今此狐竟直腹之矣，且能出己腹而人人腹矣！生與叟可謂腹心之交，女與生可謂知心之好，又不徒東床坦腹，作一段佳話已也。

廣殃

人死而回煞，其有無不辨可知，而世俗咸信之。京都一富家，新喪子婦，亦屆其期，於是闔室戒嚴，雞犬皆徙，而竊慮怯者乘間為患。有駮僕，潛徙居守，閉置子立櫃之中，囑曰：「若有殃，屏息自能免禍；無之，亦安枕而臥。何懼為？」僕領諾，眾俱匿跡。至夜深，風聲淅瀝，未幾而履闖矣，無何而入室矣。僕從隙間窺，燈光微閃，昏慘不明，見一人，衣飾面貌彷彿化者，乃大駭。已而據案而食，齒聲格格然，傾樽而飲，唇聲嘖嘖然。又有頃，紙窗窸窣，繞室巡行，益大怖，而竊幸其不已睹也。乃遲又久，傾耳若有所聽，舉首若有所覓，嗚嗚而前，徑趨此櫃。僕不覺心膽俱落，悚惶間倏已逼近，視其面白如雪。剝然啟扇，豁然洞開，駭然俱驚，頽然皆僕，不獨內者無生氣，而外者亦相對死，蓋兩敗俱傷矣。平明，主人呼僕，莫應。即而視之，僕尚奄息於中，殃早絕倒於外，衣裳楚楚，儼乎生人，惟髮際著紙條一束，實子婦之從嫁婢也。主不禁愕然，以湯灌僕，移時蘇，具述所見。視婢既已莫救。蓋婢有去志，思假殃以竊主貲，且稔子婦之儀狀，裝束一如其在生，及夜入室，冀飽貪壑。初不聞主之留僕居守也，比見之，不勝驚駭，遂僕於地。主察得其故，乃笑而殮之以窆。明日事傳都下，迄今京中人語曰：「殃能死人，人亦能死殃。」嗚呼！殃即有真，豈亦能死人哉？

外史氏曰：從來懼殃者，無如婢媼。每言之，輕搖腕變色，慄慄乎如見其形。此婢何勇也，而究為韞積者驚怖以死。要亦利欲居中，天奪其魄耳。吾恐真殃若出，彼二人者又將何如耶？

落花島

申無疆，字仲錫，跨鶴維揚，歷有年所。一日，遇海商於市肆，與坐談，歆其獲利之美，乃以數千金畀其子若姪，使合伙焉。子名翊，頰而白皙，且善謳，年僅廿二三，海舶人咸喜之。比入大洋，舟如一葉，翊年少未慣洪濤，因驚。遂臥病，倚枕呻吟，恍惚若寐。夢中聞有人語曰：「落花島中花倒落。」翊素不能文，覺而語其侶，雖熟歷海境者，莫能舉其名。一客頗嫻吟詠，笑曰：「何不云『垂柳堤畔柳低垂』，句雖佳，猶有對者。」眾與翊皆稱妙，翊因默識於心。無何，病益劇，未及抵岸，竟卒於舟。其從兄某大慟，草草殮訖，載柩而行。而翊則罔知其死，頓覺身輕，都無窒礙。因思效列子，御風遨遊。水面雖風濤洶湧，毫無沾濡，不禁大喜。猶憶落花島之名，竊計其境必不凡，頓欲往游。轉瞬即得一山，形如復盂，懸於波際，其色如蜀錦，五色繽紛，且香氣濃郁，馥馥數百里，心愛好之。奮身一登，旋已舍水就陸。西行裡許，見若山口者，遂入之，則坦坦康莊，無復巉岩之象。山徑皆落花，約寸許，別無隙地。踏花前進，滑軟如茵褥，而香益襲鼻，神氣為之發越。環矚皆茂樹合抱，花即生於其上。細玩之，諸色俱備，濃淡相間，香如庾嶺之梅，而馥鬱過之。尚有存於樹杪者，則低枝似墜，繞乾如飛，亦多含苞欲吐者，意蓋四時咸有焉。欣然前行，約數百步，花益繁而落者益厚，且四望並無屋宇，即山之層巒疊嶂，亦隱現花中，不以全面示人。翊至此心曠神怡，小憩於梅花樹下，發聲一謳，花益簌簌自落若細雨然。俄聞嬌音叱曰：「何來妄男子，此仙人所居，豈汝行樂地耶？」翊急視之，則一美女子，通體貼以落花，宛如衣錦，手一小竹籃，亦貯落英，徐徐自樹後出。翊起逆致揖，告以所來，女微哂曰：「汝一齷齪商，何福至此？雖然，不可謂無因。為予有一語，久無能對者，汝能，則留宿於此，且有佳處與若棲身。否則，宜遠颺，不容再囿仙境。」翊貪勝地，兼戀麗容，頓忘其拙，毅然請命。女因朗誦一句，則固夢中所聞也。翊喜出望外，即應聲以客所屬者對之，女稱善。良久，慨然曰：「此才殆由天授，吾不能忽然於子矣。」直前笑把其袂曰：「行行請與妾歸，花密處即是予家。」翊悅而從之。至則籬落四圍，遠望亦綺錯繡錯，蓋皆以花片砌成者。逡巡間得其門，乃巨樹二株，柯交於上，儼有開闔之象。女遜翊入，中無數椽之屋，幾榻皆以彩石，盡鋪落瓣。仰而窺其上，莫見天日，亦茂乾為之庇蔭，花葉周遮，恍一天造地設者。女未延坐，即治具曰：「郎餒矣，枵腹不可以晤言。」於是盡傾筐篋，而湘之烹之。及進饌，花之外無兼品。翊疑慮不敢食，女笑曰：「此仙人所餌，啖之無傷也。」翊試嘗之，甘香肥美，視人間梁肉如塵土。女又進百花釀，味尤芳冽，吸之如醍醐款洽，神清氣爽，飄飄欲仙。翊固不自知其鬼，遂竊幸長生可以立致。食已，始相款洽，漸及諧謔。女情不自禁，一振衣而群花皆落，皓體生輝，乃與翊歡合於石榻之上，備極綢繆，兩情深相纏綿。已而女覺其非人，詫曰：「郎何有形而無質也？幸早語我，勿使自誤。」翊亦自思：「予何得至此？且海亦如何可浮？」因撫膺大戚。女止之曰：「慎勿悲。鬼而仙，猶愈於人而鬼也，況有術在，子何憂？」因出一瓷罍，內貯清泉鬥許，遍沃翊身。曰：「此百花之液，妾晨起收之，實天漿甘露之屬。人浴之而成仙，鬼浴之亦成形。加以服食，更採花之精英餌之，則鬼仙不難立致。第妾數百年之積蓄，一旦為郎耗矣。」語次，翊覺沃處肌膚堅凝，非若向之虛而無寄者，此心乃釋然。自視其衣，則本屬烏有，女以花為之被服，而絜兮爛兮。兩人相對，不啻錦羽鸚鵡。女晝與翊出，採花共餐；暮與翊歸，席花同夢。其所衣者，臥則一拂而盡，無事解脫，醒則繞樹徐行，瞬息曳婁。其地無寒暑，亦無晝夜，以花開為朝，花謝為夕。衣食一出於花，寢息即在於花，方丈蓬壺，不獨擅勝焉。數年，翊忽謂女曰：「賴子再生，宜諧永好。但親老弟少，欲歸省視，子其許我乎？」女正色答曰：「此君之孝也，妾敢不勉成君志？第以鬼出，以人歸，爾墓之木拱矣，誰其信之？」翊曰：「姑試一返，予亦不克久留。」女輕聽其行，且以花葉為翊制衣，俄頃即成華服。臨別贈以一甌，囑曰：「饑則飲此，慎勿食煙火物，食則神氣日薄，不可以生。酒盡宜速返，勿再留。」翊約以匝月，即行。至海，仍復如踏平地，遂不假舟楫，直達越省。比至揚，仲錫已老，弟皆成立，翊突入，咸疑其鬼，驚避之。獨仲錫抱持而泣曰：「予誤兒，兒歸其憾我乎？」翊乃詳其顛末，人皆愕然。郡中有杖者，少曾航海，聞島名，恍然曰：「是誠有之。島在東海之偏，人罕能至。予曾經其處，聞係神仙所居，無徑可入，至今猶彷彿其風景。」人因稍釋厥惑然。仲錫在揚猶客居，翊侍膝下數日，不飲亦不食。淡旬，忽失其所在。

外史氏曰：百花之精，人餌之可以延年，不謂鬼服之竟以登仙也。申翊借人成事，游香國，得佳偶，且以躋壽域。何事桃源中人不以鬼為憎，反羞與人為好哉？是誠吾所不解者。

隨園老人曰：世真有此樂境，吾何樂有身？寫落花島之景，令我時時神往。

貨郎

耒陽之地亦多竹，蓋即黃岡之一派也。民資其利，種植成園，在在有淇澳之象焉。近邑某村有農家，所植尤伙，方圓數畝，密葉陰森，日色無能少入。其家喬梓維三，兄馴而弟劣，且好遊蕩，父深惡之，鳴諸官，曾示薄懲，以觀其後，而猶未之悛也。先是鄰縣某貨郎，時來村中售其花繡之屬，於某家習熟，遂以贏覬目其父，輒信宿不行。家有女，年長而猶待字，貨郎以親狎之故，積漸與之通，故一門皆罔覺其事。一日其父返自田間，室中適無人，瞥見貨郎與其女挽頸交吻，狀甚猥褻。遂大怒，即以力田之器，突前擊之。貨郎不及防，破腦而死。父究不忍於其女，且懼揚丑聲，乃呼其仲子，舉而瘞之於竹下。更慮為犬狼所搯。翌日，托言失筭，亟築高垣以圍之。計劃周密，裡中皆莫能知。事隔數年矣，適值熊公某來宰是邑，政令綦嚴，而逐惡尤如鷹鷂之驚。其子賭無資，又私伐園竹而市之。父知而大悲，將復控之官，且撻之流血。其子深怖官威，窘極而呼曰：「阿翁何以呈為？若用寸鐵斃予命，仿若人埋之竹園，夫誰得而知之？」其父益恚，驅而僕之，其子遂狂呼於市，閭里無有不聞者。比鄰某素與之有隙，聆之，曰：「嘻！異哉，其子之言也！向曾有是人往來市貨於此，彼家尤與之稔，稱父子焉。後忽不見，疑其自歸。以此言觀之，得勿為老悖所戕哉？」於是白詣里甲。里甲亦與其父不相能，遂具狀投首於官。熊公猶未之信。拘某父子至，俱不承，其鄰證之曰：「若某日為若父所撻，不嘗云雲乎？」其子乃俯首無語。公以刑威之，仍強辯不言其實。公乃關行鄰邑，詢貨郎之有無，以定真偽。閱數日，貨郎之弟至，衣巾登堂，則已入泮矣。泣陳曰：「某年十三齡，兄即行販不歸，今又數載，音耗渺然。某又少未更事，不能遠涉尋兄，老母為此血淚盡枯。或存或亡，唯父師憐而鞠之。」熊公既知有其人，益嚴訊某父子。加刑者屢矣，而狡供不一，莫得屍之所在。案久不結，因逮其女到官，則嫁夫有年，亦既抱子。公並不詰，惟令與其兄同係一室，而獨懸其兄之拇指於梁。且密

遣乾人伺之，竟日亦不提訊。至夜分，其兄不能復耐，乃呼其妹曰：「若貪淫貽禍於父，而又苦我肌膚，誠何忍？」其妹慚不言，其父訶之曰：「汝耐片刻，我可復生，爾妹亦免為人笑。何嘵嘵如是？」其子益忿恨曰：「若父女晏然，而官獨窘我，豈謂我獨非人乎？」其妹亦溫言慰之，絮語至旦，嚙吐其情。乾人突出曰：「招具矣！看汝能翻供耶？」父與女皆失色。及官升座，俱服罪，始得貨郎屍。其弟痛哭，負骨而歸。公以某子不得無罪，乃援筆判曰：「既不及乾蠱於前，而竟同證羊於後，雖鬼神若或使之，亦王法所不恕矣。」竟論從，與其父同械於獄。其女亦杖釋，夫丑之，遂與離異。逾年，再醮而去。

外史氏曰：嘗怪人家恒與妄男子結為親眷，任其出入閨闈，多致牆茨不可掃，何其疏於計也？而賣花人與貨郎，尤易與閨闈相近。以其所售者，舉非丈夫所用，故得假此以進身，非閒家者所宜禁乎？即如此獄，貨郎固有死之道，而不能徙薪於灶，妄思撲燎於原，一旦敗露，身命俱捐。愚夫之不智，一至於此，其亦可哀也夫！

化豕

西藏佛國，其地故無君長。主之者，惟番僧，即所謂大寶法王者是已。餘聞之某公言，後藏距華極遠，曾有女僧主之，貌綦美，術且通神，亦觀音大士化身，為妙莊公主之類。某年，有侍衛以差入藏，往參達賴。僧適來前藏，與談禪機，故在座。侍衛入見，輒膜拜無算，遲久不起。達賴不言，僧惟顧之微笑。及出，人詰侍衛，則曰：「予閱閨人多矣，未有如若人之豔絕者，因假和南，以飽秀色，豈為僕僕如是哉？」問者笑而去。乃侍衛啟行，未及半日程，馬逸墮於岩下，深且百丈。雖無所毀傷，苦無樵徑可尋，百計不能出。從人知為僧故，亟反見達賴哀之。僧故未去，達賴乃正色諍之。僧又微笑，而侍衛早踵門入謝矣。蓋從人甫返轡，侍衛之身倏忽已履坦途，不惟天塹絕無，抑且平沙一望，震驚其異，遂亦回驂謝過。見僧則肅然致敬，如對神明，禮畢，趨而出。其異類如此。後值西域某部兵來，絕雄健，無能御者。前藏人眾幾無子遺，後藏人情凶懼，咸謀奔竄。僧乃集眾語之曰：「遁能免乎？有我在，必不使汝曹罹於兵燹。」因率闖藏人眾至一山，群峭摩天，中有隘口，僧盡麾之使入，已乃跌坐於要衝。無何，敵之前鋒猝至，見僧舉嚙不止，將奮往擒之。僧忽化為野豕，隘通百騎，豕以一身塞之，別無餘地。而剛鬣烏喙，又復醜惡駭人，敵眾辟易。適其渠酋亦至，競往白之，笑曰：「此妖術也，以矢攢而射之，若屠彘然，何懼為？」眾領諾，控弦數萬，一時畢集。弓矢未張，豕身自崖而墜，剎那間，百千萬億舉如前豕，蠢蠢然平川復無間隙。敵眾大潰，渠酋亦莫可如何，斂兵自退。僧亦不傷一騎，收法趺跏。其人出視之，則故胡然天帝也。故當是時，二藏之中，惟後藏巋然獨存。迨聖朝撫之，生聚始各復其舊。

外史氏曰：佛稱象教，象固獸之巨擘也。此豕直可吞象，大且無倫，況益以恒河沙數乎？其消虎狼之威，而保鯨鯢之眾，其有大造於藏，即有偉伐於佛矣。至於警輕薄而莊嚴自見，又非聊齋之續女所可同年而語已！

縫裳女

京都有縫裳之業，蓋皆負郭貧家，出為市廛綴補者。以其所作多衲衣敝褸等物，故又號之以縫窮雲。東直門外有母女，亦業此。女年十六七，貌頗姣好，雖蓬髮布衣，人恒矚焉。女性貞靜，惟低鬟傭作，不輕交一言，人亦無敢犯之。一日，其母病，經旬不能如市，薪水之費俱乏。女不得已，踽踽獨行，縫紉終日，薄暮始出都門。攜一小竹筐，內貯剪刀棉線，無他物器也。村居去城較遠，行及曠野，塚樹叢雜，人跡杳然。正倉皇急步間，忽聞林中語曰：「若歸乎？予有垢衣，可將為予滌濯。」女愕然。蓋母女業亦兼此，遂疑為市井熟識，趨就之。入林，則一惡少年箕踞茂樹下，袒裊露臂，形甚兇暴。女驚懼，反身欲回，少年突起直前，提其領如捉雞雛。女無如之何，乃頰頰詢曰：「若有滌衣，可亟付我，我將歸。」少年笑曰：「予給汝。衣服附在吾身，汝何能將去？」女曰：「既無所事事，盍釋我，日已暮矣！」少年曰：「予實以情告，予悅汝美有日矣。邂逅相遇，適我願兮。將與子為好，何歸耶？」女聞言，面如土，又急不能脫，遂亦給之曰：「我女也，從未與男子處。盍先以具示我，果非偉且長者，乃敢諾。」少年大喜曰：「若勿恐，予固無兼人之具者。」因釋女，將自捋其禪。女又麾之曰：「止止！我女也，必去其羞縮，事乃可為。若宜偃息樹下，待予自尋佳處，摩挲良久，漸以親狎，始無懼。」少年以女為釜中魚，諒不至潛逃於淵也，欣然從之。女見其臥，將遁去又懼其迫，乃置筥身側，坐而撫之。隔衣捫探，觸手崩騰，因肅然裸其下體，更以纖指把握，大可盈掬。女偽為睥睨，不忍釋手，少年早欲熾情炎，不暇瞻顧。女乘其隙，即筥中潛取裁剪，如斷帛布，齊其陰而剪之。憤激而力猛，血直溢。少年大噪，頓化為狐鼠竄而。女益驚悸，目眩爾許時，然後歸。抵家猶血殷衿袖焉。

外史氏曰：雄狐綏綏，遇者多不免。女能於倉卒中以計闖之，町謂能事矣。且其節亦足以風世。脫非然者，之子且慮無裳，能不捨縫裳而裳裳以赴哉？

火龍

某撫公觴客於園亭，觀察以上皆與席。其地故近山，有佳木幽壑之勝，因屏優樂而尋雅集，忘分追歡，選勝自得，良亦一時之快舉。乃飲未半酣，天氣薄陰，烏雲生於岩岫。始如片席，漸且盈空，未幾而甘露大澍矣。時方微旱，舉座皆顧而相慶。然而電光耀目，雷聲反響而不揚。久之，繞亭不去，豐隆無停聲，而雨益傾注。眾方心疑，忽撫公連詫奇事，召眾視之。撫公故首座，只一人，其幾有二異物，閃閃有光。其一如宵行而巨，緣案疾馳；其一長兩寸許，細如線狀，類蛇，蜿蜒逐之。行亦甚迅，所經處幾為之灼，宛以線香燒刻者，深入膚理。簾簾之旁，縱橫莫計其數。眾皆茫如，臬司某公素博物，亟言於撫公曰：「請公少避此席，是殆怪異借公之威靈以免雷劫耳。神龍亦畏福澤，不敢攫拿，所謂投鼠忌器者也。」撫公深聽其言，冒雨出亭後，行未數武，忽震雷一聲，軒檻擺簸，盤盃瓦碎，竟揭亭之一角而去，雨亦頓止。撫公與其僚屬耳目震眩，有類聾聵，良久，始復其故。遂罷飲，蹤跡二物，皆不見。因收其幾人內署，用以志異。幕中人多有見之者。

外史氏曰：龍之變幻，莫可端倪，傳記言之甚伙。而雷之為雷，其不測亦多類此，且更有神於此者。昔在都中，寓於某寺。一夕，過鄰友閒敘，大雨滂沱，疾霆不止。條聞震響聲，似在左近，心疑吾寓，而急不能歸。清晨入寺，雷果震其左廡，則非吾寓，而實人寓也。其人皆射夫，俱京營食餉者，晝聚於寺，夜返其家。室固虛無人，然壁有僕姑數枝，嶄然新制，雷之所擊者，竟在於是。餘亟就而視之，凡五矢皆類懸絲，不絕如縷。宇中都無所損，亦無焦灼痕，不勝駭異而退。

青眉

皮工竺十八，邑之鄙人也。年僅弱冠，貌姣好如女子。雖居市廛，裡之美少年莫之能掩，以故有俊竺之號。其室曰青眉，色尤姝麗，見者疑為畫圖。初詰其所自，堅諱不言，後乃稍稍露之，則實北山之孤也。蓋竺少傭於鄉，始學裁皮，年甫十六耳。師嗜酒，夜出恒不歸，肆中惟竺一人，縫紉至中宵，然後敢寢，率以為常。一夕，師又出。竺方夜作，聞彈指聲，意為比鄰取履者。隔扉詢之，則答曰：「儂。」其音絕嬌細。竺大駭，且慮為市中惡少偵其師不在，來尋斷袖歡，心益惴惴。乃給之曰：「已臥矣，客請明日來。」外又曰：「儂非暴客，實鄰女也。盍開，我與若一言。」竺不得已，從板缺覘之，果似二八垂鬟，立於簷下，因啟之，女徑掩笑入。竺視其貌，容光照映斗室，雖少小，心亦不能無動。遂肅然詰所自來，答曰：「家居距此咫尺，緣夜續燭為風滅，特來乞子新火，非有他也。」竺素醇謹，慨然與之，不敢交一言，女亦持炬徑去。竺雖未通情話，而心頗愛好，冀其復來。乃師歸，女竟不再至。日夕坐肆中伺之，亦杳無其跡。無何，師又他往，女則又來乞火。兩情漸稔，欣然延入，與坐談。女以年歲詢竺，答曰：「一十六矣。」女微笑曰：「阿儂適與君同庚。」竺亦詢女之居址，答曰：「久當自悉。」絮語移時，猶無去志，竺亦貪其貌，眷戀弗舍。四目癡癡，將不可解，女忽回顧皂席，謂竺曰：「此即君之臥榻耶？恐逼仄不足以容二人。」竺會其意，乃答曰：「卿試先臥，看能容否？」女笑而起曰：「明夕來當試之。」又復去。竺終惴惴，弗能挽留，然已心志蠱惑矣。晨起無心操作，惟冀其師不歸，得以成此佳會。而師果為麴孽所羈，向晦不復，心益悅。及昏，明燈兀坐，形狀類癡，亦不再捆履。漏下二鼓，女果來。款戶啟之入，則靚妝豔服，迥異昨之樸素。詢之，笑而不答，徑登竺榻，面壁臥。竺知其懼羞，乃先解己衣，息火就枕，暗中摸索，手戰情熾。女忽佯拒之曰：「市井兒，同衾已足，復望其他耶？」竺笑曰：「予意同衾者未能無事。」已而嬌香流溢，帶緩衣鬆，女若戰戰弗克勝任，而纏綿之意尤濃。竺初近女色，顛倒神魂，不須與，而玉山頹矣。於是柔肌互貼，夢寐皆春，

及寤而東方已白。竺尚流連，女早攬衣先起曰：「樂正未央，不可使他人窺見底裡。」乃去。竺起而師返，女絕不來，竺亦不以為訝。閱數夕，乘師之出，又復歡會，款洽且倍於初。女謂竺曰：「儂自見君，頓為情係，以故不能自堅，致有前宵之事。今幸兩相歡愛，生死弗渝，君能不棄，即以妾為糟糠婦乎？」竺囁嚅良久，始答曰：「阿誰不願？但予幼失怙恃，育於兄嫂，今從師習此末藝，將來尚未知若何。疇有餘資，為予納婦耶？且年齒尚卑，尤未敢漫然啟口。」女曰：「然。以儂計之，君能辭師出遊，妾自能相君立業。奚為仰人眉睫，使我燕爾不歡？」竺恍然。乃詰之曰：「若言有家在，豈無父母而可自主耶？」女笑曰：「妾初給君，君今乃悟乎？儂字青眉，居北山，實狐也。羨君玉貌，故假鄰女以相就，豈真有高堂為予縛束者？」竺年幼，且貪新歡，茫不知懼，唯曰：「聞狐恒為人害，信然否？」女曰：「亦信有之，而妾非其倫也。妾不愛君，亦不屑至此，愛之而復殺之，寧能見容於天地乎？」因侃侃盟誓，竺亦相信不疑。臨去授竺以策，竺如其教，啟於師曰：「昨聞裡人言予嫂病，且甚危殆。予少受其撫育，請給假一歸省視。」言已泣下。師亦微聞其嫂疾，見其排側，心甚憫焉。乃自營肆務，遣之行。竺出肆未及裡許，女早逆於道周，問之曰：「君將奚適？」竺曰：「將歸予家。」女大笑曰：「君誤矣。若往汝家，有兄嫂在，其何能不從師？」竺曰：「為之奈何？」女曰：「儂視君之業，雖未能游刃有餘，而尚可以進乎技。妾幸有薄積，請與君游於外郡，自立生計，必有以愈於為人傭，君以為何如？」竺本漫無主裁，欣然從之。女出白金一錠，覓舟南行。竺與女倡隨甚樂，亦不念及鄉族。舟抵常熟，女猶欲前進，竺不願，乃僱居邑之北門。女又以金半笏，為營肆具，遂開設於市中，其後為居室。女以竺齒尚稚，不令合人生理，凡竺所不能制者，女皆代庖為之，式甚新奇，名乃大噪，邑中之履咸歸焉。女親操井臼，治饗餐，暇則織履相夫子，怡怡然無怨色，竺益心德之。明年，竺已十七，家小裕，志遂少荒，數從無賴游，女禁之弗聽。適常熟有富家子，性佻達，尤好龍陽君，時來肆中市履，見竺之色，深悅之。會竺與無賴交，乃以重金啖諸無賴。值望後，月色甚明，眾置酒於邑中慈覺寺，邀竺為長夜飲。竺以他故給女，遂從無賴行，至則富家子亦在座，極致款曲。竺素限於量，飲未半，已不勝酒力，眾引之別室，俾其小憩，實則以計鬻之也。竺方轉側欲眠，忽聞人小語曰：「舍妾孤棲，君乃在此高臥耶？」竺亟張目視，則青眉立於榻側，因詰其何以至此？女曰：「君之危若履虎尾，猶問乎？請即從妾歸。」竺內慚，因詐以醉辭。女以氣噴竺面，冷若霽栗之風，酒頓醒，強起隨之行。女曰：「君未得其實，歸將怨妾，盍少留，當有笑柄供君解頤。」隨捉一矮凳，置床頭以待。麾之，條成人形，衣縷面容與竺無差別。竺亦莫測其意，惟佇伺之。有頃，見富家子與眾嬉笑而入曰：「噉糟之魚可捉矣！」徑以手啟臥者之衣，潛捋其襠，狎褻之狀不可勝言。竺面赤汗流，始悟眾等惡計。女頓以纖腕相握曰：「去，去！」遂悄然出走，恍若夢寐，兩身早在室中矣。既歸，女延之坐，長跽而數之曰：「妾攜君遠離故里，雖不敢望君大成，亦宜自愛。今君數作浮蕩，幾以丈夫之軀，陷入妾婦之隊。使狡謀果遂，不獨妾羞為彌子之妻，君又何面目歸向桑梓乎？」語甚悲咽，泣下數行。竺愧悔無以自容，顏色沮喪，莫措一詞。女恐其過慚，乃起以溫言慰藉曰：「後無復然，過固貴於能改也。」遂仍歡好，不再言。乃富家子為歡良久，頓覺有異，視之，則裸伏凳上，竺之跡渺然。大驚，疑竺為妖，與眾共首於縣。時巴陵蘇蓋臣，以進士宰常熟，素稔富家子有邪行，不欲究其事。然因馬朝柱一案，逮捕妖術甚亟，爰命役拘竺。竺至，公見其少小，且事涉曖昧，略加研詰，竟笑遣之。竺歸肆，女忽謂之曰：「是地不可復居，將有禍至。」遂貨其器具，束裝北行，徙家於瓜步間，爰卜山陽之南郭而居之。女以竺少不更事，前因多資致蕩其心，遂不復設肆，日令竺荷擔入市，所得者僅足糊口。己乃茅屋數椽，紡績相助，此外別無盈餘。竺漸不能堪，每出竊與市兒賭，始亦獲彩，少助杖頭，遂欣欣以為得意，女故知而不問。一日，女出汲，突遇同巷某瞥見之，驚以為神仙中人。蓋某素業賭，以博得罪於勢豪，方切憂懼，見女居為奇貨，頓思假此為釋憾之計，獻媚於豪。因乘間以言詭竺曰：「子業此欲贍兩口，勢必有所不能。且男子遠離鄉井，亦當思奮身立業，始可歸見裡族。若僅日覓蠅頭，竟同株守，不第不能歸，歸亦何顏也？」竺聞言適中所患，乃咨嗟曰：「君言良是，但無處借資，業何由立？」某又佯為躊躇，徐曰：「此事亦非大難，某同輩中某某，均以博起家，獲資千萬。聞子彩興甚高，戰無不利，盍為此不母而子之策，白手可致素封，猶愈於坐操會計多多矣。」竺本以此自負，又不禁歎羨之，私遽攘臂曰：「君能貸我十緡，我當試一為之，看花骨子非我如意珠耶？」某慨然許諾。暮又偕一人來，曰：「予適小匱乏，貸於此兄，幸如數，請即署券。」竺素不能書，女雖能又不敢以告，即倩某捉刀，其名實即某豪，竺不及知也。其一人得券，即以資付竺，匆遽而去。竺亦未及致詳，徑攜資就某家賭。其始小勝，後乃大虧，比及雞鳴，早已萬錢立罄。眾哄然散去，竺亦垂首而歸。抵家倦臥，女故悉其所為，亦不致詰。又明日，竺詣某處，與商背城之策，數往皆不遇。瞬息月餘，某忽偕數人至，衣帽甚都，前人亦在內。某謂竺曰：「積欠猝未能清，其子可償也。」竺為此故，已私蓄千錢，毅然曰：「息幾何矣？」答曰：「五十緡耳！」竺駭曰：「其母僅十千，其子何反數倍耶？」眾嘩曰：「語都不類！」亟出券，令竺自閱，則已千緡實書其上矣。竺不覺頰赤，與某力爭，某亦不相下，手口交加。眾咸怒曰：「逋欠者亦敢肆虐耶？」遂群毆之，幾斃而後去。鄰人有憐竺者，扶掖入室。女為之撫摩瘡痍，毫無詬評，人益賢之。詰朝，豪僕又來取索，且風示其指曰：「能以婦償，百緡尚可得。」竺大窘之，其人即返。又引前數人來，搗門穢辱，比鄰俱掩耳惡聞。女背竺出，亟止之曰：「若勿爾爾。若之意在人不在資，儂已知之。但竺為儂夫，今甚狼狽，伉儷之情，不忍遽絕。歸與若主言，果相悅，俟竺愈，徑來相迎，儂固不惜此一身。」豪僕聞言皆喜，敬諾而去。裡中聆其言者，俱以女為緩攻計，即竺亦不疑其有去心。浹旬，竺已復初，惟憂豪家來索逋。已而果至，女出與之約，竺亦不能盡知。晚間，女置酒室中，為竺慶。少酣，女起滿酌而語之曰：「妾為君婦，三載於茲，不克有所裨益。既致君離其鄉里，骨肉不通笑言，今又以蒲柳之庸姿，辱君於狂奴之毒手，心實作焉。刻下積逋無償，進退維谷，君將何以處之？」竺默然，既而歎曰：「予誠不肖，重負吾卿。豪家之事，情甘與之涉訟，他復何言？」女泫然曰：「君奚固執若此？君以異鄉之身，與豪右相較，危可剋而待。若整裝急旋故土，上可廣先人之祀，下可酬兄嫂之恩，計誠莫逾於此。」竺已喻其指，因曰：「我歸子將若何？」女曰：「豪之所圖者，色也，妾以色事君，即以色事豪，渠必不追吾夫矣！」竺艷然色異曰：「是可言也？予寧死不以妻抵債。」女遂不再言。及寢，又以利害說之，竺方首肯。女即起為之治裝，促之行曰：「不可緩，遲疑則禍至矣。」竺尚留連，女強之出門，以手麾之，竺遂不能自由，大奔若狂，直至百里外，始復其故步。暮投旅邸，計去山陽已二日程，竺終以女為念，止不復前，將以探其耗。閱五日，果有自淮上來者，且其熟識也，見竺即尤之曰：「子誠負心，捐妻子而遠遁，令其死於強暴，情何以堪？」竺故預料有此，乃大慟。詰其顛末，人曰：「尊聞至豪家，涕泣不食。夜出縊於其門，屍重不能舉。官知之，檢其懷中，得血狀，具訴其冤。官將逮子，莫知所往，因置豪於法，並誘子者亦得罪，鄰里咸稱快。予來時，獄將具矣。」竺心又少慰，乃市楮鑪，祭之於野，痛哭至嘔血。病臥傳舍，時時飲泣，旋復迷惘。沉頓間女忽欬然入，就榻撫視，且笑曰：「妾已得生，君何為欲死耶？」竺愕然曰：「聞卿已殉節，今至此，得勿學桂英來索王魁命乎？予誠負心，沒亦無憾。」女又笑曰：「年已如許大，何猶菽麥不辨，呱呱作小兒啼哉！妾本狐仙，寧無自全之策？向之歿者，特江間一片石，豈儂亦效癡婦人作投繯鬼哉？」竺夙知其靈異，欣喜不勝。而病已甚憊，女投之以藥，遂霍然。女又謂竺曰：「妾不可露形於此，致人疑怪，當仍往前途候君，君亦勿久滯。」乃先行。竺至次日，亦就道，至夕與女重圓於旅次。竺謀他適，女不可曰：「前因一時孟浪，屢躓於他鄉，今而知安樂莫如故土也。請即偕歸，不再與君作汗漫遊矣。」於是出金為竺制衣履並己之妝飾，遂返本邑。初竺之兄不見弟，欲訟其師，鄉人有見竺遠行者，力止之，而兄嫂恒思憶不置。一旦見竺攜豔妻復，其邦族咸驚喜。竺詭言娶於他邑，人亦不疑。女以資授竺，使仍設肆於市，而迎兄嫂與居，奉養於家，曰：「為我約束狂郎。婦雖智，究難鉗制夫也。」自此竺與女力作，家以日裕。餘初見青眉，深異其非常人，因再三詰，竺甫肯緬陳其概。更謂余曰：「微君之文，予妻將湮沒畢世矣。」餘亦喜其相夫之智，持節之堅，遂援筆而為之傳。

外史氏曰：青眉固功之首，而亦罪之魁。非其誘竺速出，何至屢瀕於險？幸而歸老首丘，差可自蓋。然亦竺之嗜飲嗜賭，自貽伊戚，豈真婦有長舌為厲之階哉？溫柔鄉不慕而慕醉鄉，宜其有兔脫之厄；恩愛海不貪而貪苦海，宜其有鼠竄之危。故罪不可不專責之青眉，究亦不能末減於竺皮。

王秋泉者，吾邑名醫也。有某富人病且死，延秋泉，秋泉適治某貴人疾，不果往。富人念不已，中夜綿懣，謂其子曰：「吾寧得一晤王先生，雖死不恨。」子乃復走僕秋泉所，頓首敦促。會所治貴人疾良已，又數日，貴人起，治具觴秋泉，奉金幣為壽。秋泉飲大醉，歸至舟中，語家人曰：「今可赴富人約矣！」而富人子所遣僕早踴躍解維，代搖櫓。至其家，傳呼曰：「王先生至矣！」舉家驚喜出迎。秋泉方酣睡，家人起諸夢中，主人已盛衣冠，鞠躬入舟肅客。秋泉謝暮夜，請得詰朝櫛沐登堂。主人固請曰：「老父忍死待先生，先生幸辱臨，何櫛沐為？」強之入，診脈已，與藥竟出。主人盛饌揖秋泉，秋泉但搖手謝，還舟解衣臥。雞鳴酒醒，呼其家人罵曰：「惰奴曠乃公事。某富人遲我久，當夜赴之，何尚泊此？」家人曰：「公頃已診脈與藥，忘之？」秋泉大驚曰：「審與藥乎？吾直大醉，必殺之矣。」頓足促解維歸，謂不去必受辱。家人勿遽解維，主人已遣僕伺秋泉，聞去，即入報。須臾門啟，望岸上燭籠數十，傳語止王先生。秋泉不知所為，俄而主人踉蹌至，入舟頓顙，淚下承睫，謝曰：「老父得先生刀圭，乃者熟寢，病若脫矣。先生存，父存；先生去，父且大去；惟先生終哀憐之。」秋泉自疑曰：「世豈有是事哉？必給我。」然已無可奈何，強隨之登堂，門且掩，心猶怦怦然。坐定，主人申謝再三：「先生用藥何神驗乃爾？」秋泉乃漫應曰：「昨已得其概，請更得審視。」遂入視，索藥渣觀之，私自慰曰：「幸不誤。」更與數劑，起其疾，厚獲而歸，呼為醉先生雲。